



会变的银杏叶

(树人小学二年级6班 周可茗 指导老师：罗露)

我在树下捡起一片银杏叶
它像一把小小的扇子
有着长长的扇柄
还有弧形的扇面
在空中飘来飘去
但是天太冷了
我不愿意它是一把扇子

我又觉得它像一条
飘逸的摆裙
从天上旋转着落下来
仿佛一场裙子雨
我想穿着裙子
在落叶中翩翩起舞
但是天太冷了
我不敢穿裙子

白色的路灯下，
银杏叶泛着白光
仿佛上面落了一层雪
银杏叶变白了
当它飘落下来
像金色的雪花

银杏叶聚集在一起
就像一条金色的鲤鱼。
漂在半空中
又想向云端飞去
但它还是飘下来了
飘在了绿色的珊瑚树上

呀，珊瑚树
怎么开出了金色的花朵

雁南飞，燕南飞

最近看了一个小视频，播放的是北京雨燕南迁。食指一点，小小的雨燕伴随着刀朗的歌声，飞翔在地球之上。

之前，以为只有大雁爱迁徙，哪知小小的雨燕更夸张。大雁相比雨燕，体积可以说庞大，南迁北移轻松搞定。小学课本里说，秋天来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飞成一字形，一会儿飞成人字形。可惜大雁不借道重庆天空，只能想象，从未蒙面。好在多年前，在深圳海边闲逛，突见天尽头有黑影蠕动，渐渐看见队形了，一会儿一排，一会儿人字，这不就是大雁吗！人生有幸！得以亲眼所见！大雁家族浩浩荡荡飞在天空，不时变幻队形，如游动的诗行。我目不转睛送它们远去。

“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儿碎”……在刀郎凄美撕裂的歌声中雨燕还在飞……看到最后，我简直惊呆了！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雨燕从北京中轴线的古建筑：颐和园、故宫、大

庙、钟鼓楼等翘檐下出发，睁着圆圆的黑眼睛，抿着花萼般托着的尖嘴，挺着雪白的胸脯，打开剪刀般的尾巴，展开镰刀般的翅膀，扶老携幼，披荆斩棘，日夜兼程，经中亚、中东、非洲等地，历经3个多月，才到达目的地南非。飞越半个地球，单程1.6万公里，飞行速度和长度都在大雁之上。刀郎的歌声绝配超能飞的雨燕。我泪目了。

我心痛，是因为觉得它们太辛苦了，雨燕体态娇小玲珑，体重不及一枚鸡蛋，其能量却超乎想象。长途迁徙中的雨燕几乎不落地，天空就是它的家，一切日常生活都在飞行中进行，饿了张口吃送上嘴的昆虫，困了也是边飞行边打盹，连恋爱嬉戏，情爱结合也是在飞翔中

完成。每年春季，它们又沿着相似的路线返回北京，在那些雕梁画栋、红墙绿瓦的古建筑中，繁殖，哺育，休整，待满血复活，待小燕羽翼丰满，金秋，拖家带口又上路。

我好奇的是，既然这么辛苦，为什么要反反复复地长途奔波呢？就不能像麻雀斑鸠乌鸦这些鸟，一生栖息一片山林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冒出。也许飞来飞去就是雨燕的生命需求，就像蜜蜂每天不停息地在花丛中采花粉酿蜜，是为了自己吗，它能吃几口蜜呢？也许雨燕并没有觉得好苦，而是好酷！雨燕虽然渺小，却能凭借风力，飞到九万里高空，俯瞰世界，把所有风景都看透。

(朱一平)

蒲公英飞舞的田埂上
阳光肆意涂抹金黄。

桃花飘呀飘呀飘，
油菜花呀黄呀黄。

满满的花香，
是你的酒窝漾漾。

童年的花蝴蝶，
在大地追逐放飞的诗行。

放学路上，
悄悄踩着你的影子走近斜阳。

写满柔肠的纸飞机，
在校园里飞翔。

却始始终落不到你的身旁，
我只能从缝里偷看你的模样。

狗尾巴巴摇摇撞撞
你冲我微微笑，我记了我的慌张。

吹吹风，数数星，我们靠在柴垛上，
放飞纸飞机，那是我的梦想。

花香继续奔放，眼角继续迷茫，
我们都离开了家乡。

酒窝漾漾，
你是唯一记得家乡的模样。

我以为我们的故事很长
童年的纸飞机，碎了一地月光

那位碎花裙姑娘，
忧郁了我的行囊，久久长长

童年的纸飞机

(邹睿)

游老爷和他的朋友们 (肆)



左邻

游老爷的生活里，不仅有猫朋狗友，还有酒肉朋友。

除了炎热滚烫的酷夏，无论含苞露芽的初春，落叶灿烂的深秋，凄冷萧瑟的寒冬，朋友们总会如期而来的溪流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来，聚在游老爷的老民居院坝里吹五喝六，说古论今，享乐驱愁，不知道到底从何处而来的又作甚买卖的俩左邻右舍混迹其中。

先说左邻理论家老武。

老武是上海人，五十开外，胡须从未扎破过他粗糙的面皮，知名品牌裹着一根敦实粗壮的大肚罗汉竹，脑门上的深纹载满了对人生的思索，飞溅的唾沫滔滔不绝卷着一套套方理论吹向游老爷的耳朵，把一贯吹牛吹得神魂颠倒的游老爷也吹得神魂颠倒、甘拜下风。老武嫌弃游老爷破衣烂衫穿着简单，话音一转又说名牌穿在游老爷身上也不搭调，还是适合自己的老板身段。后来，老武外出，委托游老爷帮忙收过一次快递，一摞脏兮兮的黑色塑料袋裹着一摞世界知名品牌服装。老武爱唱歌，嗓音沙哑，歌喉高亢，每个清晨，只要老武起得比鸡早，定要站在公厕外引吭高歌，一幅狼嚎草木间、惊飞林中鸟的情景。

老武自称深谙易经之道，掐指一算，说游老爷如今成为重庆文艺圈颇有影响力的人之一，究其原因还是游老爷原是一游仙，下凡人间，为体验人间疾苦，在磁器口看相卖艺，做了一个道场，很多人遇到坎

儿就主动游走到这里来，游老爷还会更出名，成为磁器口一张亮晃晃的名片，越是脱俗，越是会吸引更多粉丝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听罢老武这番话，飘飘然的游老爷飘到公厕迷糊不清的镜子前，看见一张清修的脸，果然越看越仙。但是下凡的仙也是要着急出恭的，于是，仙在镜前自我陶醉不能太久。

游老爷方便回来，神清气爽，看见老武正在厨房把排骨和土豆一股脑往锅里倒。游老爷指责老武应该先上网搜索土豆烧排骨烹饪流程：排骨先焯水，去血水，加姜片去腥，排骨熟了，再加土豆。

老武碍于一颗强烈的上海自尊心表现得满脸无所谓，信口拈来一句经典语录：“谁说网上的烹饪流程就一定正确呢？经验都是在不断试错中获得，另辟蹊径，方能收获意外的惊喜。”

游老爷觉得在理，点头称是。最终，二人就着嚼不动的排骨和泥浆一样的土豆，喝着小酒，嚼着花生米，优哉游哉地消磨时光。

日久见人心，后来，经过游老爷仔仔细细观察，他确认老武其实是一位出神入化的演员，演得极像思想家、哲学家、理论家，给人洗脑比较厉害，老武谈理论一套一套，吹嘘自己的烹饪技术也是头头是道，每次下厨前都侃侃而谈，实际操作却是一团糟，吹得确实很精致，做得简直太粗糙。

壬寅年四月底，老武返回上海，逼仄的牢笼压迫得他的个性更加急躁，每天独自小酌喝成了酒糟鼻，声音成了公鸭嗓，他每晚打开窗户放声歌唱刀郎的歌曲《冲动的惩罚》，勾引四邻共鸣以此获得内

心极大满足；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和游老爷视频对话，一打开，游老爷看见一张被折磨得愁容满面、愤世嫉俗的老男人的脸，惊得游老爷从此拒绝和老武视频；这段日子以来，他唯一遛了回自个儿，是开了买药的证明溜出门，坐在空无一人的上海滩清静流泪。痛哭的原因极为复杂，最令老武追悔莫及的是，不久，全国各地皆可深刻体验疫情封控，他懊恼地想：如果和游老爷一起被关在重庆磁器口，那自由快乐的小日子简直是躺平扯扯不摆了。

那年那月，只有自由自在的风卷着落叶。游老爷在家惦记着猫，度日如年。只得时机，他就匆匆冲到磁器口，花已悄然绽放，草木安静如初，几只猫淡然地趴在花下，一副你在与不在，我都在这里静静地等你的模样。猫们瘦了一圈，想必是饥肠辘辘虚弱无力的老鼠们养活了它们。

以后，老武在妻子久违的笑容中第一时间就冲到了重庆，紧紧拥抱着游老爷，动情地呈现出一幅从此生死相依的感人画面。

右舍

再说右舍摄影师卡尔。
卡尔是摄影师的化名，六十开外，其真名叫啥，卡尔一直不肯透露，这使得他让自己的身份扑朔迷离。卡尔的外形一看就是艺术家的标配，像个欧洲人，长着一张可以不用化妆即可扮演卡尔·马克思特型演员的脸，一头雨水粘不住的油漉

漉的长发自然卷曲，随意地扎着马尾巴，蜡黄的面皮上的胡须仿佛沼泽坑洼上胡乱扎着的茂盛杂草，和络腮胡子混杂在一起。

每天临近中午，卡尔才睡眼惺惺地醒来，目视前方，先瞅瞅墙角那只硕大的蜘蛛是在打瞌睡还是在织补蛛网，又捕捉了几只小蚊虫；然后确认躺在带锁的玻璃柜子里的一部单反相机安然无恙后，再在杂货铺般的出租屋里摸抓自己汗迹斑斑的衣服和或许一辈子不洗一回的包浆牛仔褲。

在游老爷络绎不绝的接待站，游老爷的左邻右舍“呼哈二将”和他组成“锵锵三人行”，使得他的酒宴锦上添花，老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侃侃而谈不容旁人插针，付出最多的是老武，心都要掏空了，嗓子都说干了，最后相信他的人却剩无几；卡尔不善言辞，笨嘴拙舌，一言不发在一旁左右晃荡着“双机”——手机、相机咔嚓咔嚓抓拍，然而，收获最多的是沉默寡言的卡尔，每个被他摄入手机的男男女女都被卡尔的微信一并收纳了，当然，99%都是美女。

有时，卡尔会给自己裹上更加神秘的面纱，突然无故失踪，不辞而别，好几天都杳无音信，游老爷和老武的心也不会起波澜，他俩知道，哪天卡尔自己又随一片云轻轻地归来了，一幅曾经沧海、风尘仆仆的模样。

被卡尔摄入镜头的美女们委托游老爷含蓄或直接地打听卡尔的过去，卡尔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模糊地表达说自己是来自北京的文化界人士，但是关于过去的诸多记忆已经失忆，片甲不留痕。

然而，念念不忘的是移民去了卡尔·马克思故乡的漂亮女友以及始终保持疏密有度的几位女朋友。

卡尔有段日子着了魔，想寻个女人通入围城。可是，游老爷身边美女如云，卡尔看得心花怒放、眼花缭乱，他这儿飞飞，那儿嗅嗅，最终一个也没扑到。

卡尔频频受到单相思或闪电爱情的伤害，有段时间一度极想远离俗世，再再再一次经历强烈的打击后，他对爱情的渴望和激情被彻底摧毁，冬花凋零的时节，他又失踪了。

沉寂一个月之后，卡尔终于憋不住了，在微信朋友圈透露自己去了武夷山的一座寺院，并表示自己准备让身心彻底皈依佛门。游老爷和老武闻后纷纷留言，强烈支持卡尔就此留驻，并称他俩已经达成一致，卡尔租的房子可以委托他俩改造造成民宿，他俩代他运营，扣除装修后的房租三分之一给卡尔。卡尔已忘却红尘烦恼，对他俩的热情置若罔闻，一言不发。

三个月后，在一个飘着春雨的晓夜，卡尔又偷偷摸了回来，游老爷和老武没有对他表现出多少温情，眼神里盛着满满的失望。

这次卡尔回来清醒了，一幅超凡脱俗、气定神闲的模样，还带回来一个稀世珍宝——一个“古董杯子”，据卡尔介绍，是在寺院认识的一位法师赠予他的。

卡尔说他在寺院修行修心，朝起晚眠，粗茶淡饭，抛却杂念，心静如泉。然而，近日，春暖花开，心底复又草木葱茏，但凡有靓丽香客无意掷来一个秋波仍会令他泉水叮咚，顿泛波澜。

卡尔顿觉自己依旧尘缘未了，应回归人世，临行前辞别法师，法师邀卡尔品茶，从茶台挑选了一个杯子给他留念。

此杯为白瓷青花，杯上有山有水有道有屋，江水里有一弯月牙形小舟，一老者坐于屋前树下，衣袂

飘飘，独自闲饮茶。

“你们想想，法师的杯子定是稀罕之物。”卡尔眨巴着充满幻想的眼睛说。

于是，但凡有人来，卡尔便端着杯子来作陪，喝茶喝水均掏出宝贝端碗，极为虔诚。卡尔逢人便将杯子的来历娓娓道来，一度抢光了老武的风头，让老武心生妒意。每次聚会，大家依次击鼓传花般捧杯啧啧赞叹，爱不释手，甚至很有几位来访者想据为己有。他还带着杯子遍访前女友们，惹得前女友们个个愤懑，来炫耀半天，也不见把杯子留下把玩。为保险起见，恐惹人犯下贪嗔痴执念，卡尔外出拍摄也用棉布裹了杯子带在身边，如影随形。

然而，最终，卡尔的这份执念被老武破解了。

某日，一个老茶客兼收藏家前来游老爷品茶，老武请卡尔拿出宝物杯子请藏家鉴定年代，藏家端杯仔细鉴赏，而后默然不语，老武催促，卡尔紧张，收藏家依旧一言不发，而后掏出手机，打开手机，一搜，搜出此杯同款若干。

这下子，老武顺了气，卡尔焉了气。

卡尔修心修行，被一个杯子打回原形，黯然神伤，游老爷常在寺院走，岂能不悟透，他点化卡尔：“所有的执念和幻想都来自于你自己的内心，幻想幻想，生生灭灭，终会幻灭；修行修心，修的是平常心。”

卡尔若有所思，他耗费了一周的时间纠结，卡尔终于摆脱神秘的幻想怀揣一颗平常心回归“锵锵三人行”小组，老武继续眉飞色舞花枝招展，游老爷继续呼朋唤友招蜂引蝶，卡尔继续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光阴在老民居这一片斑驳光影里，缓缓流淌……

(未完待续)

(葡萄)